

论萧红作品中乡村女性的婚恋悲剧

高 芳 艳

(河南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3)

[摘要] 萧红是一位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在作品中观照最多的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村劳动妇女,萧红以“越轨的笔致”大胆真实地描绘了这些女性在婚恋中怵目惊心的悲剧性生存状态,彻底消解了爱情的甜蜜,颠覆了情爱的愉悦,甚至否定了女性生命创造的内心喜悦及生育创造行为本身的伟大、神圣,这种极其另类的书写与萧红自身的情感经历有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萧红; 情感经历; 乡村女性; 婚恋悲剧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1-0095-03

—

萧红是一位命运悲苦但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写下了近一百万字的作品,为中国文坛做出了杰出贡献。萧红的一生颠沛流离,饱受被男性放逐的寂寞和痛苦,她是在“可疑的、阴冷的家庭中长大起来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零地挣扎过来的”^{[1]47}。饱受男权之苦的萧红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体会最切的,是她作为女性的那份经验,所以红颜薄命、身世坎坷的萧红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把视角伸向广阔、落后、贫瘠的农村,以比她更不幸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村劳动妇女作为观照对象,并把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融入到作品中的这些女性人物身上,以“越轨的笔致”大胆真实地描绘了这些女性在婚恋中怵目惊心的悲剧性状态,彻底消解颠覆了爱情的甜蜜和生育的伟大。萧红笔下女性的婚恋悲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婚恋中爱情的缺失

萧红笔下的男女之间没有情爱的愉悦,更多的是像动物一样赤裸裸男女交合的场景,毫无美感可言。她作品中的妇女从未体验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她们纯真的恋情常常遭到幻灭,她们只是男人的性对象和生产工具。这种性权利的单向占有性,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男人才是征服者,应该拥有女人,女人的欲望根本不被承认。女人是男人应该猎取占有的。男人把这种特殊的力量造成他性格的一部分是众所公认的。女人则是人类传种的奴隶。她应该表现的纯粹是被动的,在等待被利用。”^[2]

《生死场》中,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却被他鲁莽和野蛮的动作压在身下,像一只羔羊在颤抖,“五分钟

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故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3]16},当金枝怀孕后,心绪忐忑不知所措时,成业在茅屋与带着病容的她相会,却什么也不问,完全不关心,而是“从围墙宛如飞鸟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的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3]25}可以看出,这“动作”里没有爱情,没有关爱,有的只是一种动物般本能的冲动。这样的两性关系中,女性并不是“性”的主体,而是沦为男性的发泄工具,从而失去了任何主动感和自由感,这种性关系使女性永远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结婚后的金枝带着身孕从早忙到晚,却常常遭到成业的打骂,以致于她“出嫁才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3]47}。大着肚子的金枝后来在丈夫欲望的动作中难产了。

福发婶年青时,到河边去钓鱼,被福发从河沿拉到马房里占有,那时福发婶心里也并不害怕,且欢喜给福发做老婆。可是到后来“她感到男人的笑脸不是从前的笑脸,她心中被他无数生气的面孔充塞住”,她对成业说:“这时节你看,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3]17-18}福发婶对男人的惧怕和慨叹,其间正包含着女人无爱悲剧的宿命论。

月英曾经是打渔村最美丽、温和的女人,结婚后患病瘫在床上,她的丈夫因为她已失去了使用价值,不但不关心和照顾她,反而辱骂:“娶了你这样老婆,真算不走运气!好像娶个小祖宗来家,供奉着你吧!”^{[3]34}甚至百般虐待她,把她的被子拿走,只用砖围在她身边,任凭她一夜哀号到天明。

[收稿日期] 2009-12-26

[作者简介] 高芳艳(1976-),女,甘肃通渭人,河南科技学院中文系讲师。

她的下体浸满了排泄物,她的臀下小虫们在那里活跃着,她的牙齿变绿,最后在丈夫的残忍和漠视中生命划上了一个凄婉的句号。美丽的月英在婚后的悲惨遭遇为男权制社会女性无爱的婚姻做了最好的注解。

在萧红的文本中,我们所看到的女性婚姻,都是苦涩与悲剧性的,没有爱情,只有男性对女性的摧残和压制,她们的精神因婚姻而灰色,她们的美丽也因婚姻而凋谢。甚至萧红笔下的妇女“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3]46},就连“笑”也不敢时间长,怕要挨骂。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借祠庙里的神,心酸地道出这样一个事实:“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3]155}女人被男人打骂、奴役,这是神也逃脱不了的命运,更不用说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3]94}欺压下的女人了。如果说未婚前的她们还有过对男女恋情的渴望,那么在婚后,这种渴望便荡然无存,只能在想象中寻找一点安慰。她们是作为“物”来存在,作为发泄兽欲的工具,男人丝毫没有考虑到她们的精神境界。在男子与女子的交往中,从没有高层次的情感交流,只有如同动物般的毫无人性的占有和被占有。所以,无论是年老的福发婶,还是年轻的金枝与月英,她们的爱情婚姻生活都与幸福诗意无缘,她们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被无情践踏,生活给她们的只是来自另一性别的残忍与粗暴。一切都出自“本能”,不带有一点理性思考,爱情在这里是无法进入文本的空缺,它被男性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性工具和奴隶。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萧红正是从缺失爱情的婚姻生活中窥视到人性的失落和作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残,揭示了女性更深层次的悲剧。

(二)婚恋中生育的苦难

萧红文本中与缺失爱情的婚恋紧密相连的就是女性的生育。

女性是人类新生命的载体,她们从事着人类生命的创造,但是这种伟大的创造,到了萧红笔下,相当意义上已经失去了主动的有意识的创造成分,而只是一种被动的无意识的生产。这种“无意识生殖”导致了生存价值的幻灭。生殖活动的神圣感消失了,新生命的产生并不是来源于爱情的喜悦和对孩子的向往,而是来自于男人发泄之后留下的痛苦的后遗症。萧红对女性生育场面的描写简直是怵目惊心,令人不忍卒读。

《生死场》中,萧红这样描写了五姑姑的姐姐生产时的情景:

家中的婆婆把席下的柴草又都卷起来,土炕上扬起灰尘,光著身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爬在那里。

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天渐亮了。恐怖仿佛是僵尸,直伸在家里^{[3]45}。

大肚子的女人,仍涨着肚皮,带著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

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3]46}。

《弃儿》中芹生孩子时:“芹肚子痛得不知人事,在土炕上滚得不成人样了,脸和白纸一个样,……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像被绞断一样。”^[4]

萧红笔下的女人生产,让我们看到的只是肉体的撕裂和鲜红的血流,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新生命对其母体的破坏和残暴。而这些女性的生育过程,都是发生在男性群体离场观望的凄惨环境中,她们仿佛是被男性社会无情地抛弃了一样,孤立无援地在那里进行着生命孕育的痛苦挣扎。这些让人感到怵目惊心的惨烈生育画面,由衷地传达出萧红潜意识里的绝望情绪——是男性强行介入到女性的生命过程,造成了她们的生育之苦,但男性却决不去承担任何的生命磨难!在萧红的主观意识中,男性的缺席逃避或冷眼旁观,无疑是对女性最大的精神虐杀!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有意将女性的生育和各种动物的生殖交叉对照着描写:一边是家里豢养的母狗正在下崽,一边是“涨着肚子”的金枝即将生产。那边“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3]45}这边“……用人拖着产妇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3]47}母狗无言地喘息着,金枝无声地哭泣着。“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3]45}在这里,把动物生产和女性生产做对比,造成一种人与物类的效果,两者不仅是季节上的同时,也是性质上的同质。甚至五姑姑的姐姐连狗都不如,她不能在草上生产,因为“压柴”和“压财”音近,于是,她只能在土炕的灰尘中挣扎,凶残的丈夫还将冷水泼在她沾满鲜血即将死去的身上。女性生产环境的恶劣、粗糙到了让人怵目惊心的地步。

萧红正是通过对女性生育痛苦的动物性还原来完成对女性幸福而崇高的生育神话的解构的!

二

身为女作家,萧红缘何如此消解爱情的甜蜜,颠覆情爱的愉悦,甚至否定女性生命创造的内心喜悦及生育创造行为本身的伟大、神圣,这种极其另类的书写与萧红自身的情感经历有密切的联系。

萧红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家庭,她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但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里,她从小就被父母忽略,极少享受父母的疼爱。由于女儿身份作为一种性别原罪构成了萧红日后一切不幸的根源。所以萧红从小就特别关注女性的遭遇,并感觉到了男性对女性的种种歧视与冷酷。萧红在散文《祖父死了的时候》一文中写到,父亲对新娶来的母亲,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恼怒时便骂她,所以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这是萧红对女性婚恋最早的朦胧的思考。

长大后的萧红遭遇了太多爱情的幻灭与悲哀,更加深了

她对女性婚恋悲剧命运的思考。萧红生命中经历的几个主要男性,未婚夫汪恩甲在她身怀六月胎儿,贫困无路可走时把她抛弃在了旅馆;萧军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情真意切,却终因桃色阴云及性格等的摩擦而天各一方。二萧的相识、相爱和相互携手步入文坛,曾经是现代文坛上的一桩佳话。但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省略了恋爱过程。在萧红的《商市街》这本极富私人化写作的散文集里,记录的全是他们结合伊始的爱情生活和家庭日常,然而却看不到情欲的躁动,没有卿卿我我的甜蜜,充斥在字里行间的全是关于饥饿、寒冷的刻骨体验。所以,二萧的结合,对即将临产的萧红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需要,或很大程度上是别无选择的听天由命,爱情的成分很少。更重要的是婚后萧红病弱的身体无法满足体魄强健的萧军生理上的需求,萧红常感叹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1]¹⁰⁶父权社会以男主女从为基本特征的婚姻,把两性之间自然的相互需要的关系改变为强制性的权力和义务的关系,而权力的重心习惯于向男性倾斜,义务的重心则一向落在女性的身上。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男性中心观念,对萧红偏重从义务方面苛求而不习惯于以平等的相互需要的态度处理两性关系。他一再对萧红说“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妻子”^[5]其实是说萧红未能恪尽妻子的义务,是个不合格的妻子。所以在二萧结合期间,萧军仍然对其他异性怀有爱的激情,无法遏制自己感情双翼的飞向,曾发生过两次感情出轨事件,这给性格倔强的萧红带来很大痛苦。萧红的心境在她的诗歌《苦杯》11首中表现得十分清晰:“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6]诸多的不和、争吵、矛盾和痛苦最终使萧红和萧军劳燕分飞。对于离开萧军,萧红曾对聂绀弩说过:“我爱萧军,……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7]离开萧军之后,萧红又很快选择和作家端木蕻良走在一起,这更多的是为在动乱中赢得时间写作,爱情的因素仍然很少。但乱世中,自私的端木仍然未能替萧红撑起一片没有委屈的天空,萧红最后怀着痛苦和哀怨,孤寂离去。

但在几次婚恋中,萧红两次亲身“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没有意义的动物般的肉体的苦痛”^[8],而且从怀孕到分娩,真正丈夫的角色是缺席的,第一次在萧军的帮助下在医院生下了未婚夫汪恩甲的孩子;第二次在离开萧军后和端木在一起时,在流亡途中独自生下萧军的孩子。萧红对自己所经历的分娩痛苦记忆犹新,她将经久不忘的自身生产体验填充其间,以滞重之笔真实地再现了女性群体的生产体验,她用自己的灵肉磨难,血淋淋地渲染了女性群体的灵肉痛苦。萧红说:“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9]她临终前的这句沉痛的遗言道尽了作为女性的寂寞与悲凉。

从以上萧红的情感世界中可以窥视到,“性”对萧红来说从来就不具备身体美感和生命的庄严感,只不过是一种与说话、走路一样的交往方式或者讨好男人、换取利益的工具而已;新生命的诞生,对于身处苦境中的萧红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和喜悦的幸事,而是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是她沉重人生中又一大痛苦与灾难。所以,“爱情”这一“五四”以来被无数作家描写、讴歌的神圣主题,在萧红笔下被连根拔起,表现得丑陋、肮脏;“生育”这一历来被看作是女性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笔下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变成了女性既不能选择也不能拒绝的无意义、无目的的痛苦,生育的日子也变成女性“受刑罚的日子”。

三

总之,萧红婚恋的不幸,她与异性世界说不尽、理还乱的恩怨怨,在她的作品里留下了一道道阴郁的影子。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子主宰一切,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的符号,没有作为真正“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萧红以她一生的悲剧性情爱遭遇见证了这一切,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悲情气质使她只看到了两性交往中赤裸裸的“性”与“欲”以及在此过程中女性饱受的心灵煎熬和肉体磨难。萧红在对爱情神话和伟大生育的颠覆过程中,与笔下的女性人物共同咀嚼着人生的悲怆,并对造成女性婚恋悲剧的渊源——男人及男性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控诉。萧红的悲剧性情感经历及其反叛传统、追求艺术个性的文学创作,使她的作品在内容上另辟蹊径,别有天地,呈现着独特的审美空间。

[参考文献]

- [1]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 [2]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II[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89.
- [3] 萧红.萧红全集(上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8.
- [4] 萧红.萧红全集(下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8:1157.
- [5] 萧耘,建中.缘分的天空:萧军与萧红[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129.
- [6] 萧红.萧红全集(中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8:987-990.
- [7] 聂绀弩.在西安[M]//季红真.萧萧落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1.
- [8]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198.
- [9] 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152.